

就善能曉達大丈夫相時摩那婆本性柔輒其心賢直常懷慈悲深厭世事悔昔先罪已於過去多值諸佛種諸善根成就眾事巧能熏習常樂精勤於食知足厭背煩惱向於涅槃順理無礙能惡諸有衆行成就朽壞結縛至成熟地唯一生在聰明妙巧細心思惟明了諸法童子父母營事家業皆悉諮問亦乃造作

尔時王舍大城去城不遠有一聚落名拘離迦於彼村內有一種姓大婆羅門居士是大居士依彼村住大富饒財乃至彼家猶毗沙門天王宮殿無有異也彼婆羅門產生一子名拘離多顏容端正衆所樂觀一切書論皆悉通曉復能教他乃至能了丈夫之相其憂波坻沙童子共為親友時彼二人互相愛念常懷歡喜和顏悅色若少時別大生愁惱彼等往昔千生之中愛戀相縛而有偈言
宿世因果相熏習 二心展轉互相親

十三

以如是等愛心故 猶如蓮華生在水
憂波坻沙拘離多 彼二逾互相愛敬
若經少時不相見 腹中煩惋自懊惱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七

基

迅疾上聞反私記列下并反柄反攪反古巧評論音上

平反又下餉詩尚瑟所節柵楚革姜音薑頤胡喇上

音利反下坂音遍弟惋烏貫反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八

基八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舍利目連因緣品下

尔時王舍大城去城不遠有一山名祇離渠呵於彼山中常有一時施設大會其會即名祇離渠呵復有山名離師祇離亦常設會其

基八

會亦名離師祇離復有一山名倍呵羅如是般塗山如是毗富羅山各有一會其會亦名毗富羅等如是彼山祇離渠呵隨節設會於彼會處聚集大眾時有無量千數無量百千數乃至億數人民交集乘種種乘所謂象馬車步從八方來欲觀彼會其王舍城一切人民莫不皆出於彼時聞去王舍城那羅陀村去拘離迦聚落可半由旬時低沙童子作是思惟我於今者可至祇離渠呵處詣彼觀看若至彼者令我必當剋獲一事謂心厭離於時憂波低沙童子乘四象車從那羅陀聚落而出至祇離渠呵設會之所為觀看故其拘離多童子亦作是念我於今者可往詣彼祇離渠呵大會之處乃至心生厭離乘其象背漸進而行是童子前使諸人戲或歌或舞從拘離迦聚落而出至祇離渠呵設會之處為觀看故時彼二人顏容端正能悅人心乃至伎藝莫

不了達堪為眾首時彼會中敷諸高座彼人至已各昇高座是時憂波低沙童子見彼大眾以種種伎作諸音樂或歌或舞情戲受樂既見此已即作是念此事希奇未曾有也今是人民乃能於此苦惱之中諸穢濁內衰老垢處受樂放逸如是病垢無有安隱如是死穢命非久長如是大眾而生樂想放逸自恣種種歌舞作眾音樂受諸戲樂時憂波低沙觀大眾已作如是念過百年已如是大眾無一在者作是念時即生悔恨不生欣慕便從勝座安徐而起漸離會處至空閑林詣一樹下愜快而坐諸根閉塞思惟禪定

時彼會中有一伎人以戲弄故令大眾喜時拘離多童子見彼大眾呵呵大笑即作是念今此大眾於百年已領車頰骨更可合不作是念已生大憂苦不生貪樂便從坐起覓憂波低沙童子即作念言憂波低沙童子今何所在四向顧覓遙見憂波低沙童子在彼林

其八

二

樹安坐思惟其心不樂諸根閉塞思惟念定
顧瞻見已即便詣彼而白言曰汝今何故其
心不悅於此之處獨坐思惟汝於今者得無
灾恠不祥之惱殃苦事也即說偈言

鼓瑟等音聲 男女歌詠聲 應聽是妙音
何故不生樂 此時應歡喜 勿得懷憂惱

此是受樂時 非應作啼哭 但聽是音聲

如天玉女作 此會如天會 何故情不欣

尔時憂波低沙童子告拘離多童子奇哉親
友汝見如是大會事不以於種種音聲歌詠

受大喜樂是大會眾於百年已無有一在即
說偈答

衆人貪愛境 是境不能救 諸物不久固

愚癡輩何樂 此諸眾生等 染著五欲心

不久墮地獄 命終成灰土

我今心內無一欣 恐怖愁憂甚增長

汝等音樂雖有樂 如我意見樂法心

天人脩羅緊陀羅 多時心中受歡樂

不能厭離便命盡 是故我應修法行

尔時拘離多童子復白憂波低沙童子言憂
波低沙我之心念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苦樂相同者 憂喜亦復同 智者所讚嘆

今我亦同汝 汝欲心所好 我意亦當隨

寧可共汝死 不欲生離汝

尔時拘離多童子復問憂波低沙童子言我
等今者欲何所作時 憂波低沙童子報拘離

多童子作如是言知友若尔今者我等應當
出家求勝甘露時拘離多童子便報憂波低

沙童子作如是言如汝意樂我亦隨喜憂波
低沙我等今者既已捨家宜從此去求索出

家時憂波低沙童子告拘離多童子言汝拘
離多應當知時我等今者衆人識知若家不

許誰度我等彼恐父母生留難心我等於今
宜諮父母時二童子遂從衆會還至家中

尔時憂波低沙童子詣父母所而白言曰善
哉父母我今意者樂欲出家唯願聽許尔時

父母私共評論今者家內誰為繼嗣一切資
 生以誰為主如是童子我等愛念將欲捨我
 出家求道我有何心而能別彼於時父母共
 評論已即告憂波低沙童子言童子我等今
 日雖有衆子於汝偏愛暫時不見生大憂惱
 常樂見汝不欲相離汝從生來未曾艱苦如
 我等意乃至絕命不欲相離況我現在而當
 相放若許出家終無是事如是二請乃至三
 請亦不聽許如是三請不蒙許已尔時憂波
 低沙童子既不蒙許遂於一日不飲不食乃
 至七日尔時父母一切親屬及諸知識各共
 集會白父母言善哉聖者汝等應許憂波低
 沙捨家出家其人若得捨家出家樂彼求道
 容存活路身命若存汝等何憂而不見耶若
 不樂彼會自當歸勿令汝前取命終耳尔時
 童子父母即告言曰若必然者我今聽許
 尔時拘離多童子即詣父母而白言曰善哉
 父母我今將欲捨家出家惟願聽許是拘離

多父母唯有一息愛之甚重不欲暫捨若少
 不見生大憂愁時拘離多童子父母昔於家
 內先有要誓汝等家內大小於拘離多童子
 邊有所作者勿得違也凡所發言皆悉從命
 於時彼等善知時已告拘離多童子言隨汝
 意樂任情所作

基八

四

尔時王舍大城有一外道名波離闍婆刪闍
 耶住在彼城有五百眷屬尔時憂波低沙童
 子及俱離多童子未有歸依不知何去時二
 童子遂剃鬚髮於刪闍耶隋云外道之所出
 家學道時彼二人念行捷利少欲知足智慧
 深遠其刪闍耶毗羅瑟智隋云別之子遂向
 二人說已道術種種伎藝醫方藥草非想禪
 定時二童子既聞是已於七日七夜皆悉通
 達時彼二人通達是已於波離闍婆闍迦外道
 之所及五百眷屬為教授師時彼二人如是
 次第匡領大衆雖復如此而於內心未得安
 靖時憂波低沙童子告波離闍婆闍迦隋云拘

離多曰善哉拘離多此刪闍耶波離婆闍迦法不究竟窮盡苦際拘離多汝應共我更求善師時拘離多波離婆闍迦童子告憂波低沙波離婆闍童子言如憂波低沙所言我不違也雖然此師亦復不得全棄捨之更餘別覓時彼二人同心立誓我等二人若復更得勝是師者爲我等說甘露勝道者必相啓悟

尔時世尊頻婆娑羅等教化十二那由他衆生已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之內與大比丘衆一千人俱皆悉剃髮捨家出家

尔時有一長老比丘名憂婆斯那威儀庠序諸比丘中最爲第一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基八王舍城於其城中次第乞食摩呵僧祇師作五如是說

自餘諸師又復說言時阿輸波踰祇多隋云馬星於晨朝時日在東方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食威儀庠序進止有方著僧伽梨及涅槃僧嚴持食器皆悉齊整巧攝諸

根安心視外思惟諸法正念直行

尔時王舍大城一切人民目所見者各共評論而說偈言

巧攝諸根識 進止恒靜定 含笑出美言 此必釋種子

尔時憂波低沙童子見彼長老阿濕波踰祇多比丘於王舍城次第乞食威儀庠序進上有方著僧伽梨及涅槃僧嚴持食器悉皆齊整巧攝諸根安心諦視思惟諸法正念直行而爲諸人說此偈故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即作是念世間所有諸阿羅漢一切聖人及成向道今是大德應在一數我當詣彼問其心疑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復作是念若往問者今非尔時所以者何以乞食故夫求法者應捨我慢宜當隨逐詣何方所作是念已其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即隨後行觀覓去所尔時阿濕波踰祇多比丘從王舍大城乞食

已持食出城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即詣
大德阿濕波踰祇多比丘之所到已共彼長
老阿濕波踰祇多比丘對自慰喻共談說已
却住一面

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白大德阿濕波踰
祇多比丘言仁者汝是正師為當是他聲聞
弟子也說是語已時長老阿濕波踰祇多告
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言別有大師我是餘
尊聲聞弟子

爾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問大德阿濕波
踰祇多比丘言大德汝師是誰依誰出家樂
誰法行

基八

六

爾時世尊初成正覺時諸人輩皆悉号佛為
大沙門是摩訶沙門也作是名号尔時阿濕
波踰祇多大德比丘告優波低沙波離婆闍
迦言善哉仁者有大沙門是釋種子於釋迦
種類於彼出家彼是我師依彼出家喜樂彼法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復白大德阿濕

波踰祇多言善哉仁者彼汝大師顏容端正
於汝勝不所有德術亦勝汝也

尔時長老阿濕波踰祇多即說偈言

如芥對須彌 牛跡比大海 蚊蚋並金翅
我與彼亦然

假使聲聞度彼岸 成就諸地猶弟子

於彼佛邊不入數 與佛世尊威德別

然彼我師於三世法皆悉明了得無礙智仁
者我師於一切法事皆成就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白大德阿濕波
踰祇多言仁者汝師說何等法論何等事即
說偈言

我見新威儀 身心甚寂定 是故我疑網

願為說是事 汝今真疲倦 我心懷疑網

汝師說何法 願為解說之 見是婆羅門

恭敬起是問 報言我師者 甘蔗種大姓

一切智無勝 是我無上師

尔時大德阿濕波踰祇多比丘告憂波低沙

基八

七

言仁者我生年幼學法初淺少知少聞豈能廣說今當為汝略言之耳

尔時憂波低沙白阿濕波踰祇多言善哉大德要略說之如我今者不好多語而說偈言我唯取真理 不好名與句 智者愛實義 依義我修行

尔時長老阿濕波踰祇多告憂波低沙言仁者我彼大師說因緣法談解脫路我師偈說如是之法摩訶僧祇師作如是說

迦葉惟師又復別說是義云何仁者我師說是法句

諸法從因生 諸法從因滅 如是滅與生

沙門說如是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善達文字之法時大德彼阿濕波踰祇多比丘能解文義又能攝彼義及文字是何多也

諸法因生者 彼法隨因滅 因緣滅即道 大師說如是

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觀見如此法行之時即於是處遠塵離垢盡諸煩惱得法眼淨諸有為法皆得滅相如實觀知譬如淨衣無有垢染遠離黑膩易受染色如是如是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觀此行法即於是處遠塵離垢乃至如實觀知時已彼憂波低沙波離婆釋迦如實觀見彼諸法已得諸法已觀諸法已入諸法已度諸法已無復疑網是非之心皆悉滅沒得無畏地不隨他教自然能知如來法已即說偈言

如是之法行 如我所得者 數劫那由他 未曾得此法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已見諸法已得諸法已得生智捨三奇木整理衣服向大德阿濕波踰祇多頂禮足下禮已還起右遶三匝從是別去詣拘離多波離婆闍迦所到已其拘離多波離婆闍迦遙見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面目清淨儀容光澤見已白言仁者基八

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汝於今者諸根已淨
 彼膚光澤面目清淨汝於今者頗證甘露不
 頗得甘露道也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告
 拘離多波離婆闍迦言仁者我已值遇甘露
 勝法得甘露道時拘離多即報彼言仁者如
 是甘露誰邊所得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
 報言仁者我於彼大沙門邊所得拘離多波
 離婆闍迦復言仁者彼大沙門說何等事論
 何等法汝於今者云何而得甘露勝道爾時
 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向拘離多波離婆闍
 迦而說偈言
 諸法因生者 彼法隨因滅 因緣滅即道
 大師說如是
 尔時拘離多波離婆闍迦聞是偈已即於是
 處遠塵離垢盡諸煩惱得法眼淨一切行法
 皆得滅相如實能知如實能解譬如淨衣無
 有垢染遠離黑膩易受染色乃至如實能觀
 知已而說偈言

如是之行法 如我今所得 數劫那由他
 未曾獲此法
 時拘離多復以偈誦告憂波低沙波離婆闍
 迦言
 汝遇甘露故 面目淨光澤 汝讚說是法
 聞已得淨眼
 尔時拘離多告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言善
 哉仁者速往速往宜從此到大沙門所當行
 梵行彼佛世尊是我教師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告拘離多言仁
 者我等今日不得失恩應詣本師刪闍耶所
 何以故彼於我等多作利益先於我邊有大
 重恩救度我等今得出家應詣彼別又復五
 百眷屬徒黨依附我等修學行法須告彼知
 若彼印可我亦共行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共拘離多波離
 婆闍迦往詣彼師刪闍耶波離婆闍迦邊到
 已白言善哉仁者我等今欲至大沙門佛世

基八

九

尊所行於梵行時刪闍耶波離婆闍迦告憂
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言仁者彼所莫往我
共汝等教習此衆如是第二憂波低沙波離
婆闍迦復告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言善哉仁
者我等欲去至大沙門佛世尊所行於梵行
時刪闍耶波離婆闍迦再語憂波低沙波離
婆闍迦等言仁者莫至彼所是諸弟子付囑
於汝我於今者獨到一邊縱情無預如是第
三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共拘離多波離
婆闍迦等語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言我等不
欲是諸弟子但我唯願速詣彼師大沙門邊
行於梵行彼大沙門是我世尊是我教師說
是語已即於此處背刪闍耶而去不還
尔時彼五百波離婆闍迦外道之衆即作是
念此憂波低沙拘離多是二人等多解多知
聰明細意我等多年疲勞厲意讀誦技藝呪
術等事然是二人於七日七夜一切通達此
非凡庶此等應曉能求勝處若彼求處我亦

隨求其所行法我亦當行所修梵行我亦隨
修作是思惟已便即隨行時刪闍耶波離婆
闍迦復告於彼大衆言曰汝等人輩莫去莫
去雖復如是言說遮斷不能留礙遂尔而去
時刪闍耶波離婆闍迦即作是念今此大衆
必定捨我以此大衆捨離因緣故大愁惱即
從口中吐大熱血而取命終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與拘離多波離
婆闍迦將五百眷屬詣迦蘭陀竹林之處尔
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應善知時於此
院內須敷淨座彼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
受教時諸比丘即爲世尊於其院內敷設淨
座世尊於是坐彼座時長老憍陳如遙望見
彼憂波低沙及拘離多二人與彼外道徒衆
左右圍遶欲來至已即白佛言世尊今此二
人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拘離多波離婆闍
迦等有大技藝多聞多知於諸道術無後疑
網名聞流布遍至四方今若來至世尊前者

如我意見量此二人決欲共佛論義來也作是語已佛告長老憍陳如言汝憍陳如我今知彼二人之心求勝故來不以論義

尔時世尊遙見彼等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拘離多波離婆闍迦等二人因緣而說偈言見諸聖為樂 共居亦復樂 不見群癡輩

是則名常樂

尔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見此二人波離婆闍迦一名憂波低沙二名拘離多不時諸比丘而白佛言見也世尊佛復告彼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今此二人是我聲聞弟子之中各有第一一者智慧第一二者神通第一而說偈言

彼等遙見二人來 弟子圍遶及眷屬

雲雷尊音告比丘 如此二人外道生

今來詣我大衆處 汝等比丘應當知

一者智慧最為勝 二者神通復第一

時佛復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一切過去所

有諸佛多他伽多三藐三佛陀於此聲聞大衆之中更無勝也今此二人當亦如是諸比丘若未來世諸佛如來三藐三佛陀更無勝我今此一雙聲聞弟子汝等比丘亦可敷設宜令彼坐而有偈說

二人牛王得深智 已捨一切諸邪道

雖未至此大林中 世尊遙授彼人記

於時二人漸進而來欲到彼林遙見長老阿濕波踰祇多在一樹下視地經行即詣彼所到已頂禮却住一面時憍陳如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今此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捨彼勝生放蕩之處及多聞處發最上心於

長老阿濕波踰祇多所起最下心作是語已佛告長老慧命憍陳如夫有智者隨得智處常起報恩繫念不忘若少得恩常憶無失況多得也憍陳如是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於阿濕波踰祇多所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說此法句

諸佛所說法 誰邊聽解知 是處起恭敬
如梵志事火

尔時憂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與諸波離婆
闍迦等詣向佛所頂禮佛足長跪白言善哉
世尊我等今者欲世尊前出家修道唯願世
尊聽我出家受具足戒佛告彼言善來比丘

今來入我自證法中行於梵行盡諸苦故作
是語已彼諸比丘自然即得三衣著身各執
瓦鉢鬚髮自落狀如童兒初剃其髮始經七

日時諸長老即成出家具足衆戒
尔時長老憂波低沙在佛右邊長老拘離多
在佛左邊各坐一面而是長老憂波低沙從

出家後始經半月盡諸結漏現神通力及得
神通智波羅蜜證羅漢果時拘離多止經七
日即盡結漏現神通力及得神通智波羅蜜
證羅漢果

時彼長老憂波低沙及拘離多等如是因緣
漸次而有五百眷屬悉得出家成具足戒

尔時長老憂波低沙母名舍利隋言以是因緣世間号曰舍利弗多其彼長老曰捷連延是彼種姓以是義故世間号曰捷連延又復世尊而記之言汝諸比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大智慧者舍利弗多最為第一神通之內目陀捷連最為第一

尔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其長老舍利弗目捷連等彼於往昔種何善根乘是因緣今得出家具足衆戒證羅漢果世尊復記於大智慧聲聞之中舍利弗勝神通之中目連為最作是語已佛告比丘作如是言諸比丘我憶往昔於波羅捺城時有二人一者是兄一者是妹其兄名曰蘇畢利耶隋言其妹亦名蘇畢利耶時兄善愛捨家出家既出家已即得成其辟支佛道其妹善愛於波離婆闍迦外道之中出家學道其兄善愛辟支佛尊於一時間往詣外道妹善愛所既到彼已敷座而坐其妹善愛備辦百味飲食之具手自供設令

食飽滿飯食已訖復持一刀及以一針奉施其兄辟支佛尊其辟支佛飯食已訖將妹善愛所施之物刀子及針於彼妹前飛騰而去其妹善愛眼自見彼尊者辟支佛騰空而去歡喜踊躍遍滿身心不能自勝合十指掌造敬禮彼辟支佛尊尋作是願願我將來值是教師及勝此者彼所說法速得解悟不生惡道如施利刀無不割者以此斷割因緣業故令我來世一切煩惱莫不斷壞又如此針遍能貫穿令我來世一切煩惱具足穿徹汝等比丘於彼時中善愛外道波離婆闍迦施辟支佛刀子及針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比丘是也復次諸比丘我念往昔波羅柰城有一商人恒於大海捕螺而賣是時商人作如是念我今所作求財自活是大苦業今日應造將來世因功德之事時波羅柰有辟支佛依城而住時辟支佛日在東方於晨朝時著衣持鉢便往入於波羅柰城於其城內次第乞食

賣螺商人遙見尊者辟支佛來威儀庠序進止安審舒顏平視既見此已心得清淨即爲作禮請辟支佛往詣其家尊重供養施諸餽饌供給所須時辟支佛受彼所施飯食已訖而辟支佛理無說法唯以神通而用化物不以餘法時辟支佛受彼商人恭給所須飯食訖已憐愍彼故即從是處飛騰虛空時彼問人親自遙見辟支佛尊騰空飛已歡喜踊躍遍滿身心不能自勝合十指掌遙向頂禮彼辟支佛遂發是願願我將來值是教師或復勝者彼所說法速得領悟生生之處勿墮惡道如彼所得願我亦得同是聖者騰空飛行令我將來亦復如是汝等比丘於意云何彼時人捕螺而賣以自存活後時供養辟支佛者豈異人乎即日捷連比丘是也諸比丘此舍利弗目捷連延往昔種彼諸善根故今得出家證羅漢果我復授記於我聲聞諸弟子中智慧勝者舍利弗是神通勝者

目捷連是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八

基八

情嬉許之反頷胡反感古反頰古反刪所間反安

諍下作淨字芥下正蚊上音庚反金翅下莫反

厲音川穿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九

基九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五百比丘因緣品第五十

尔時諸比丘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舍利弗有五百波離婆闍迦刪闍耶弟子已墮邪見曠野嶮道行顛倒行其舍利弗乃能教化將詣佛所佛見彼已教捨邪見曠野嶮難於諸苦中而得解脫作是語已佛告諸比丘汝諸比丘是舍利弗非但今日將五百刪闍耶弟子波離婆闍迦墮大邪見曠野嶮路行虛妄行還復化令來至我所得免邪見虛妄顛倒於苦惱中而得解脫往昔亦當將領如此五

百人等墮危難中時舍利弗亦復將導來詣我所我於彼時亦救彼厄免諸苦惱諸比丘言唯然世尊願為解說

尔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君陀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鼓於彼時間閻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具資糧持三千萬種種貨物復持十萬以為資糧擬於道路興販取利復有別財用擬船師如是具辦漸漸而行到大海際即祠海神備諸船舶復雇五人其五人者一者執船二者持棹三者杼漏四者善巧沉浮五者船師是諸人等又相告語所有罪過清淨懺悔又復教令入海之法然後始入求覓珠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船舫至羅刹國時羅刹國其國多有羅刹之女是時船舶欲到彼國大風飄博船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